# 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七內則一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內則第十二　疏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

訂義註后君也德猶教萬億曰兆　疏后君也釋詁文云萬億曰兆者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曰秭故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閒是大數之法鄭疏此一以此故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

經論不事父母由此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

施教之法

疑義註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令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

疏 據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此經註以諸侯為主雖以天子言之故文稱王又據兆民也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周禮是天子之法每云萬民者據畿內言之或可通稱也鄭引此者明天子諸侯之異經云兆民互明天子也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者欲明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不得獨云冢宰今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者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云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者此明司徒兼冢宰之事意疑而不定故稱或

焉庾氏云后謂天子之妃者若是后妃唯主內事不德降德於衆兆民之疑矣王肅官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民經論教訓法則是司徒所掌不可獨擬冢宰盧與孫王之說其義皆非故鄭以為設諸侯言也但雜陳王事耳疏后王者后君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命冢宰者若天子則天官為冢宰若諸侯則司徒為冢宰今記者擬諸侯為文命此司徒之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者諸侯命冢宰降下教令於羣衆兆民也

廷華崇兆民萬民說之非天官序官詳之即如其說則后王當以天子言矣乃又因記有冢宰

說遂廢前說而以為據諸侯不自為矛盾耶且家宰六卿之長而僅以掌飲食目之則尤外矣不思王氏非其說曰註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註皆非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亦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其說是也況又以雜陳王事解之蓋阿鄭之曲說耳不知諸侯統於天子即日雜陳亦當云此據天子而雜陳侯事今立說如此其輕重不倒置乎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縰所買反又所綺反遰時世反又作滯

訂義註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佩自事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

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行縢綦屨繫也說縱韜髮者士冠禮云纚繞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绐之矣盈云所以裒髻承冠以全幅豎而用之未知執是盈說為侈云綫纓之飾也者結纓領下以同冠結之紒者散而下委謂之緌云玄端士服也者特推衣士茶服士端故云士服也云屨人深衣者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床人是人之賤者故知服深衣也云飾大帶者其制備於玉葉云笏所以記事也者玉葉文其制亦備衣玉藻鄭恐人不職佩巾當鄭之時齊人佩佩巾為紛韍鄭指而言之云今齊人有言紛者是也云刀璲小刀及璲鞶也者鄭恐刀璲是一物韍明之云小刀及璲鞶也知小刀者玦小鶴連文故知也拾斂也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拾是狀斂之意也云遰刀鞞也者比刀大於左而刀也云木送領火也者皇氏云晴則

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綦皇氏云後頸施綦以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綦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跪自

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其文既多各隨事節而解之自子至著綦以上還論子事父母之法也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婦事舅姑故也咸盥漱者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擬年稍長者若其孫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

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且玄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雞斯時去玄冠而有笄纚是知笄纚不得為冠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為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纚纚訖加笄笄訖加總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者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者皇氏云以右廂

用力為便故佩大物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綫纊施縏袠大

觿木燧衿纓綦屨衣於既反箴之林反

訂義註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

袠言施明為箴管綫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

纓示繫屬也疏云笄今簪也者謂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纚故於此始云笄今簪也則士冠禮男子將弁笄皮弁笄同故鄭註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衣服女子古笄足二寸也云衣紳衣而著紳著鄭恐經云衣紳謂衣若此紳故云衣而著紳謂加玄端綪衣而後者紳帶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縷堵鞶紳指笏之縣熊氏云囊刺也以針刺表而為縏囊故云縏

袠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矣縏鄭注容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鄭註昏禮既云笄而著纓則未笄無纓也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若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註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而別也

凡此一節論女事

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之事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

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苛音何免音問

訂義註怡說也苛疥也抑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以和顏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菜實甘滑膏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嘗而后退敬也按苛疥者以其苛與癢共文故知苛疥也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柔藉承玉然酏既為粥粥稀薄者則饘為厚者故左傳云饘於是註云饘者也爾雅釋言云芼搴也郭景純謂靡也芼菜者菜公食大夫禮云三牲皆有芼者牛藿羊苦豕薇大

也芼乃為菜也用菜雜內為羹云蕡熱菜實者糁芼云饋菜定也此中菽豆以下供養若所

食恐皆須熟或煮或熟飲云熱菜實也既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

事舅姑承其處所奉狀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

羞之事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飴蜜以和甘飲

食以滑之者謂用堇用荁及枌榆及新生乾薧

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也脂膏以膏之者凝者為

脂釋者為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

和飲食也

疑義註冬用堇夏用荁疏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

也乾則滑夏秋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故冬用堇夏用荁士虞禮葵與

荁相對故夏用荄冬用荁也所對不同故註有異云榆白曰枌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郭朩紕曰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云免新之者薧乾也者案庖人云共鱻薧之物鱻薧相對此以免對薧薧既先乾故知免為新生此免薧於周禮擬內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故堇荁等為免薧義或為然

廷華案堇荁說當以士虞禮註為是此註誤疏則曲為之解耳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朝直遙反

訂義註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

為其尊者給小使也昧爽後成人也其儀也疏集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有香物也疏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訂義註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褻身也晏起又從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疏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故云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之屬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

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甘旨

訂義註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禄不荒農也疏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芳勇反鄉許亮反縣音玄襡音蜀

訂義註將衽謂更卧處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疏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之礼及未臥之前且斂枕簟衾篋舉藏須臥乃舖御者

舉几者謂早旦親起之後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斂簟而襡之者簟既襯身恐其穢汙故斂此細簟以襡韜之言簟則韜藏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敦音對牟註為整木侯反又作鍪

訂義註傳移也餕乃用之卮匜酒漿器敦牟黍

稷器也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訊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匜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水漿之器故春秋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懷嬴奉匜沃盥是也疏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不傳者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鄉他處杖屨祇敬之勿敢近者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亦須恭敬故云祇敬之勿敢偪近也然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者然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恒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訂義註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恒者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疏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若食以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食之使盡勿使有餘也再進不設註云未有原也未無也原再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經云冢子御食則云羣子婦佐餕不云冢子故知侍食者不餕冢子無父故得侍母而食冢婦既不得侍食故云猶皆餕也疏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也羣子婦佐餕如初者冢子既侍母而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婦而佐

餕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故云如
初也陳氏集說曰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
其餘也旣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
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
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
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嚔帝計反

訂義註齊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於左股
褻謂堂衣不敢袒裼父黨無容撅揭衣也不見
裏為其可穢唾洟不見輙刷去之手曰澈足曰
浴和灰也絖猶解也潘米瀾也共猶皆也帥循
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蹶言於尊所不冂涉水不敢揭衣以冠帶既尊
飲以手澈之用力淺也衣裳既早故以足澣之用力潔也此根士故冠帶得澈要子是大夫故
譏其澣衣涯注也比澈澣對文為例工散則通也故上由礼云諸母不澈裳是裳亦澈也詩周
南發云澣謂涯之耳亦是不用足疏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
尊者之所長敬之法并論澈澣沐浴并明少事
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

疑義疏明夷睇於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於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

廷堪案註疏易說最舛此明夷註震離說是矣而混入辰酉則仍不免於牽合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訂義註授器者祭蔽表遮不燃也莫停地也涵浴空也嘯燃有隱使也擁猶障也男子由右者地道尊右疏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所以得授者祭是嫌疑之際表是儀遂之所於此之時不燃男女有注耶之意嘯是嘯比謂比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速文而指既指物明嘯是比人故以嘯為比矣云燃有隱使者者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蔡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比面也是幽隱而使技云比燃有隱使也顛此

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

疏義註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者謂事業之次序
延革業所言因不外於事業但所以不言者以
事有專職且男女有別也合此二義而言次序
疏矣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
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耆市志反

訂義註言勿逆勿怠者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
解嘗而待者待後命而去也服而待者待後命
釋藏也弗欲者謂難其妨已業姑與之以下言

違慰怨於勞事姑猶且也疏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并明父母舅姑接待子婦之禮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者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者謂尊者以飲食與已已雖不嗜受以且寄之而待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者為尊者加已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而待後命而藏去之加之事人代之已雖

弗欲者謂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獨成不欲他人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姑與之　而姑使之者姑且也且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者為之而后復之者待代己者休解而后復本事業於己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怨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觳[illegible]

訂義註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用也怨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

其犯禮之過也既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從此以下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有勤勞之事者謂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謂父母舅姑素來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姑縱之者姑且也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而寧數休之者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者庸用也子婦既不孝敬勿用憎疾怨惡之姑教之者姑且也且教誨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若不可教謂教而不從然後責怒之不

不怒者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若子放婦出不表禮焉者旣不可責怒子被放逐婦被出棄表明也雖被出棄猶爲之隱不顯明言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訂義註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寧孰諫者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也撻擊也疏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說也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者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欵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所共罪也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不可使父母得罪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

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訂義註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疏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已亦愛之并明已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已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者為自已身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毋敢比視父母所愛者也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被疏

薄父母曰是善事我者言此妻汝雖疏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子雖寵愛其妻父母不說出者出謂出去也案大戴禮本命公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亂其族也妬為亂其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大戴禮又云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衰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世

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亂
家女不娶類不正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案周
易同人六二鄭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
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
故鼎卦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
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
出則廢之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訂義註貽遺也果決也疏此一節論子事父母

父母雖沒思行善事必果決為之若為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得果決為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友依王氏作攷）

訂義註言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必請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請於冢婦者以其代姑之事介婦衆婦毋怠者雖有勤勞不敢解倦毋敢敵耦者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不敢者下冢婦

也命為使令既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

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庾氏云齊人謂

之差許推代云北海人謂相戮之事為排怒隱義云齊人謂相紋許為排詈謂介婦不敢與冢

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既此二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

明冢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

物當獻於舅姑也不錄王氏曰友當作敢案劃項二

氏悞以毋怠八字作句意不友無禮供以毋字貲之謂毋以尊自怠而泼恐冢婦令代已勞不

友謂煩處之無禮謂處此之此亦一說也並存之

疏義註不友謂冢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

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既冢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者以其無禮故冢也

婦既薄之既無礼謂非七出之罪者若其七出自當棄之若家婦無礼罪非七出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

廷華案註不應無禮似矣而於衆婦三事又作何解故取王說以正之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訂義註不敢退者婦待舅姑者也必請者不敢專行無私者家事統於尊也或賜之謂私親兄弟待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允許也（疏文下云）（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賜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也雖藏之以待舅姑之乏）（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則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

凡宗族若富則其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適丁歷反）

訂義註祇敬也宗大宗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齊所當服也加猶高也賢猶善也當助祭於宗子之家私祭祭其祖禰

疏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若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

婦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者猶若也飾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者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終事而后敢私祭者謂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
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
鶉鷃

訂義註言飯目諸飯也孰獲曰稰生獲曰穛黍
黃黍也言膳目諸膳也膷臐以下此上大夫之
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
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為鴽也熱鼠
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稰既對
穛故為孰穫知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者案
公食大夫禮文云二十豆若膷一謂牛脯也臐
二謂羊脯也脘三謂豕脯也牛炙四謂炙牛內也
此依公食大夫禮作膾設此等四物共為一行
就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謂內醬也牛胾六謂

切小内醢七牛膾八氏等四物又為第二行陳
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裁十醢十一承炙十二
此等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丙為始醢十三承
截十田芥皆十五魚膳十六此等四物為第四
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礼
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鷃二十此等四物謂
第五行陳之從丙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
豆桼公食大夫礼脫之下牛炙之上燕醢字故
云以公食大夫礼候技之則脫牛炙閒不得有
醢醢桁字也又公食大夫礼以鶴為鶉桼釋烏
云鶉鶉卵郭氏云謂鶴李巡云鶉鶴一云鶴妝
郭蚳紙云餉肯州吟為鶴妝皇氏用贊氏之說
蔦蝸蝸其羞未閒熊氏云此紋醢文於牛羊之
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麋羞故得用三牲
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
故醢人稱也三云壯之醢也
說此一節總論
飯飲食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
養老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飯黍至稰

穛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黄黍也下言黄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粢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擬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為六但記文不載耳陳氏集說曰飯之品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凡六其穀孰而獲之則曰稰生獲之曰穛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獲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醷於紀反

訂義註言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以酏為醴者釀粥為醴酏粥也漿酢截也水清耕也醷梅漿也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孔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凡致飲之時有清者有糟者鄭必知醷為梅漿者是下文云謂之以醢醷及若醢醷則醷是醷之類也又云獻用梅故知梅漿也案酒正云一曰清則此醴也二曰醫則此以酏為醴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酏則此黍酏也但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陳氏

集說曰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為之已泲者為清未泲者為糟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

黍酏以黍為粥也漿酢水也濫雜臭飯之屬利
水也

疑義疏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
醫酏不去糟也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
醫酏糟註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
之若后之致飲於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
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后致飲食無
醴醫酏不清者與三同體屈也案漿人六飲有
涼註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
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

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二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為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别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為一物即以酏為醴者非康成義也案詳天官

酒清白

訂義註言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陳氏集說曰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

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糗餌粉酏〔酏為飦依註〕

訂義註言羞目諸羞也糗擣熬穀也以為粉餌與餈此記似脫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飦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飦是也陳氏集說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為餈記者悞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為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餌蓋先屑為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

若玉珥也餐之言滋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

脩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食音嗣蜩依集說作蟧苽又作苽徐音杜楂三攷反藕音而包蓬作芭卵醬卵依註作餪文如字脩依註作胖腒共居反軒依註作憲或為胖

訂義註食月人君燕食所用也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盾之參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茶也以包豚殺其氣鯤魚子膾脩捶脯施薑桂也蜩醢以下一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脩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視春飯宜溫也視夏羹宜熱也視秋醬宜涼也視冬飲宜

寒也多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宜者言其氣味相成羔豚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脯皆析乾肉也蒠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蜩蟬也范蜂也菱芰也椇枳椇也椇棃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疏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宜羔豚膳膏薌者春為木王牛中失土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夏宜腒鱐膳膏臊者犬

属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犬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腥者鷄属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鷄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羊属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剋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氣與此同案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属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属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鷄禍鷄属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属火也今四時各有所剋脂膏而和膳食故知牛膏薌犬膏臊鷄膏腥羊膏羶也云腒乾雉也者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為乾雉云鱐乾魚也者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為溼魚故知鱐是乾魚也云鮮生魚也者鱐既為乾魚故鮮為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云羽鴈也者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庖人云春

行羔豚行謂行用北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
也麋鹿田豕麋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
可脛食脛食之時皆以霍葉起之而不細切故
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
切為軒故不言之雉兔皆有芼者為雉羹兔羹
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
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栭之也王肅云無華而實
者名栭皆芝屬也庾又云自牛脩至薑桂凡三
十一物則芝栭慮是一物也今春夏生於木可
用為蒩其有白者不椹食也賀氏云栭軟棗亦
云芝木椹也以芝栭為二物鄭下註云三十一
物則數芝栭為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椇棋之不
藏者椇是梨屬其味不蕃故云不藏也云自牛
脩至此三十一物者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
麋脯四麇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麇軒
九雉芼十兔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
十五芝栭十六菱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
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
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楂二十八梨二十九
薑三十桂三十一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者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引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以下者證天子庶羞既多不惟三十一物而已云記者不能次錄者謂作記之人不能依次係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既此云牛宜稌上云析稌用犬羹又云犬宜粱而以犬羹配析稌者此牛宜稌之屬據尊者正食上之所云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與此不同案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陳氏集說曰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螺同脯羹析脯為羹也析稌謂細析稻米為飯也

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濡讀為胹烹煮之也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菜之也 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腶脩見前謂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兎醢配之餘放此麋鹿之大者胥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藤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疑義註蚳蚍蜉子 說詳天官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訂義註尊卑差也疏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有脯無膾者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案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為食殽若有餘饌羞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 禮記疑義卷二十八 內則第十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薤戶芥反俗作蘸非藙無氣反鶉羹鴽羹又作鶉鴽羹

訂義註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椴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酸謂切雛之也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膾用葱至此言調和菜

釀之所宜也疏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蔡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藙也疏此一節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羹鷄羹者謂用鶉用鷄為羹鴽者唯烝煮之而已不以為羹故文在羹下釀之蓼者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鷄羹及烝鴽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臆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無蓼者言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

屬無用髮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去起呂反尻若刀反

訂義註不食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脫之以下皆治擇之名也既此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肉曰脫之者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李巡注爾雅釋器云肉去其

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李巡註爾雅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斮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也柤梨曰攢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疑義䟽膽去毛今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若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

廷華案膳當以試治或爲是今拭治之具尚有以膳名者青滑及苦如膳說鑿而無謂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庮音由泠音零鴇普保反般音班漏依注作螻鴞或爲鴇

訂義註言此亦皆爲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陸氏曰毛如氈結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

也螻如螻蛄臭也　舒鴈鵞也　翠尾肉也　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　舒鳧鶩也　鴇奥脾肶也疏引春秋傳曰僖四年左傳文論晉獻公卜娶驪姬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謂香草蕕謂臭草薰蕕一時相和十年之臭氣尚在言善易銷惡難除也蕕比於驪姬之惡也云沙猶嘶也者嘶謂酸嘶古之嘶字罕作斯耳　疏此論膘腥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被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牛夜鳴則庮者庮是惡臭之氣牛夜鳴則其肉庮臭羊泠毛而毳羶者羶謂羶氣狗赤股而躁臊者謂臊惡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躁惡鳥皫色而沙鳴鬱者鬱謂腐

臭也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者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腐臭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腥也馬黑脊而般臂漏者漏謂螻蛄臭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雛尾不盈握弗食者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舒鴈翠者舒鴈鵞也翠謂尾肉也言鵞尾之肉不堪食也鵠鴞胖者胖謂脅側薄肉也 謂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

可食舒鳬翠者舒鳬謂鵞鶩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鷄肝鴈腎亦不可食鴇奥者奥謂脾胵謂藏之深奥處鴇奥及鹿胃亦不可食凡此皆為不利人也

疑義註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疏云腥當為星者謂肉中白點似星也故不得為腥腥臊之字也○逵華案說詳內叅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辟必益反

訂義註細大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

之所謂聶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

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

㾕於偽反者近由此為之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

宛脾聶而切之疏此經云蔥韭是釀菜而柔之故鄭注醢人云齏菹之㨶菜肉通也云今益州有鹿㾕者近由此為之矣者鄭以今益州人有行鹿肉畜之㾕爛謂之鹿㾕附近由此名古之菹軒而為此鹿㾕也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者皆少依文聶則牒也聲相近耳陸氏德明日益明人殺鹿埋之令臭乃食名鹿㾕

疏此一節明

齏菹與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人為記之

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未審情有此言記

者承而用之故擧或曰麋鹿魚為菹者凡大切

若余物為菹細切者為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麕為辟雞兔為宛脾者是齏也故鄭注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案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為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內與葱薤

置諸醢中故云實諸醢物置醢中志皆濡孰故
云采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
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訂義註羹食食之至也庶羞亦異耳無秩膳謂
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有閣有秩膳也閣
以板為之六庋又作食物也達達夾室大夫言於
閣與天子同庋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
之肉及魚腊也亂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

謂每日常食若非是依常禮食之外盛別有牛
羊豕之小餕時得為羹也其黍稷稻粱之屬依
禮正食無外臨時別有稼穡收稷皆得為飯故
云羹食無等若後禮正食天子曰食即周禮膳
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及天子入簋
諸侯六簋大夫四簋此等即尊卑亦有差降也
言羹食食之主也者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
雖物醬是眾食所須故曲禮云醢醬處內注云
近醢醬者食之主又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
房授醢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為饌本是也又牲
與黍稷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
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雖文各
有所旅大理不異云庶羞乃異耳者公食大夫
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
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
鄭注云食謂庶羞羹可食者是庶羞乃異也知
五十始命本甚老也者以下云六十宿肉是有
常秩此經云無扶膳故知是五十也秩常釋詁
文此經云七十而有閣故知有秩膳也然則六
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

時也祥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
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于尊庖廚遠故
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
故於房中戕救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
也大夫既卑魚㯲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
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度
食也云五者三牲之內及魚腊也者以天于腊
用六牲令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以魚腊是
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東堂東西有
序墻序則未閣豈堂上序墻直達北堂與房以
俗分
疏此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節
級之等差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

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訂義註記王制有此疏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養羊亮反

訂義註犬馬賤喻貴也疏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孝子之身終者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中心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者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謂言孝子事親至親

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已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者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况於父母所敬愛人乎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用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音敦

訂義註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善為法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惇史史惇厚是也微其

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疏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憲者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履説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者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者言三王養老既法德行又從乞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為惇厚之史

故云皆皆者皆三代也嚴陵方氏曰飲食以養其氣几杖以養其體五帝時老者非無言而以憲為主三王亦憲而以乞言為至微者蓋老者氣衰不敢煩之言以耗一氣也案此較勝於註疏並存之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依註作模

訂義註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模象也作此象淳熬疏經云淳毋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模象也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耳經云黍食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慎故不言陸疏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

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淳熬者是八珍之内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也則沃之以膏是也熬謂煎也則煎醢是也陸稻者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

炮取豚若將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

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依註作牂封戶圭反劉口瓜反謹依註作墐謹章善反

訂義註炮者以塗炮之為名也牂壯羊也墐塗塗有穰草也敷謂皮肉之上魄莫亦作膜也鄭脯謂煑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敷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肉醯醢可食也疏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為牂牂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以也云謹當為墐者以謹非泥塗之物以聲相近故為墐也云墐塗塗有穰草也者用之炮豚須相粘著故知塗有穰草也云唯豚全耳者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註云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土

則此胖或亦毛炮無正文不敢定也　既氿炮取豚若牸者言為炮
之法或取豚或取胖故云取豚若牸刲刳其腹
實香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苴裹也編連萑
以裹而豚胖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
和之塗也以此墐塗而泥塗之炮之塗皆乾擘
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者手
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
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者付全豚之外若羊則
解析肉以粥和之膏必滅之者滅沒也小鼎盛
膏以膏煎豚胖膏必沒此豚胖也鉅鑊湯以小

鼎薌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陳氏集說曰萑蘆葦之屬

疑義註刲刳博異語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疏云刲刳博異語也者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為舟意同而異語異云糔溲亦博異語也者亦者亦上刲刳刲刳既博異語故云糔溲亦博異語也疏萑亂草也

廷筆叢說文刲刳也刳判也玉篇刳空物腸也溲浸汏也溲溲淅也四字各有本義不當以博

異語三字畢之隹是蘆葦以為草猶之可也曰
亂草則舛矣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胑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胑音夯又七代反餌或作皽下作餌

訂義註胑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其偃反也
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疏知胑是脊側肉者以脊側肉美今擣以為珍宜取美處故為脊側肉云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日去其皽皽既為皮莫則餌非復是皮莫故以為筋腱腱即筋之頟云汁和亦醯醢與者以上炮脈炮胖調以醢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用醢醢
陳氏集說曰與牛若一

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搥之又側搥之然後
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鞬
桒與牛若一謂多少牛等非與牛同擣也兵山陰陸氏曰此言珍則
淳熬等非珍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
麇豕狗狼與存之以備一説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
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訂義註湛亦漬也陳氏集説曰絶其理横斷其
文理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
為熬搥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
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
之洒陳本作灑鹽音艷
訂義註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
欲乾人自由也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
也疏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模也第三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也
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卷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卷下陳之疏此一
經論作熬之法施羊亦如之者為熬之法於牛
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欲濡肉則釋
而煎之以醢者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

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訂義註此周禮糝食(音嗣)也(疏案周禮醢人云羞豆之食酏食糝食故云然也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即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幪音蒙

訂義註膋腸間脂即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陳

氏集說曰謂炙背皆熟而焦食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作餰依註

訂義註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餈炙此周禮酏食也說則似今膏餈炙者似漢時膏餈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餰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柂又作椸以支反枷音嫁緣音元楎音輝年未五十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角行字

訂義註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竿謂之椸椸枷也藏不敢褻也咸皆也同藏衰老無嫌及猶至也妾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

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

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廷華桒當御之數爲考姑存之齊漱澣其

往如朝也後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不當夕辟

女君之御日也跣桒猾樺擇宮云槭謂之代郭景此注云儀音代李廻日謂椸代也釋宮又云在椸者謂之樺郭景純引禮云不戢聯於夫之樺椛拡日樺横日椛然則樺椸是同類之物横者日椸則以竿爲之故云竿謂之椛此絰嫌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云娌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云次兩媵則四日也者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從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云天子十五日乃一御者桒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

日而論云自望後反之是也卿大夫以下云妻而注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論士一

妻一妾則二日御猶妾恒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女君之御日猶

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疏

此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間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

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韣迭華蓋齊爭皆反謂齊一潔清如齊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訂義註側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不入門亦若始時使人問弧帨表男女也帨事人之佩巾也三日言始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

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經云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使人日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使人問之故云若始時使人問之也但跪從此

以下終篇未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從此妻將生子至男射女否則明大夫以下未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

疑義註側室謂夾之室弧者示有事於武也

廷華案夾室不可居此當是內寢之旁室蓋下室也註設又縣弧以射矢地四方下註所謂男

子所有事胡示武之可言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射天地 食亦反

訂義註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代士也保保母醴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氾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持

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者以桑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大古也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

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禮之還用士禮使共食子須有乳汁故知時自有子者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者不云有大夫妾文畧也

疏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

陳氏集說曰接接見其子也廷華棠見子在三月之末此先言之者重其事也下負子則三日為之故將起三日之文

疑義註接讀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疏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為捷為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息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為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疏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者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

廷華案夫人始生子無所補以大牢之理要之此言接下言凡接文自相應則亦接子可知不當別為義況改接為捷解捷為勝以求合強氣之義非穿鑿而何王杜欲以大牢待始生不之夫人亦於情理未合又男子於天地四方其事不一疏止以禦亂言並因上註示武說而悞至

以射禮四矢求合四方之義尤緐謂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訂義註擇日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天子世子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以下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既云冢子大牢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別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者喪服父為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云通於下鄭云此者以天子特云冢子則大牢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必知冢子通於下者以下文云庶人

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下即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明冢子之名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就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庶子既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欲與士同故云猶特豚此是三日接于之禮故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注云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與此接子適庶參差不同

疏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

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廷華案

上已言國君世子接以大牢此又言國君世子

大牢者蓋為下降等起文故重言之

疑義註擇曰三日之內

廷華案接見在三月之末註誤認上三日為接

見之期故為此說非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訂義註異謂特埽一處以處之此人君養子之
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
以道善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
士妻食乳之而已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
也疏既有子師慈母保母各為其事故知士妻但食乳之而已疏此一節謂
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

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引此內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為文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又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

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丁果反

訂義註鬌所遺髮也夾囟音信曰角午達曰羈也

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

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鬌三月之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云夾囟曰角者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內旁常角處留髮不翦云午達曰羈也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令女翦髮留其項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項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

疏此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

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

妻餕食之事嚴氏曰午達三角也

疑義註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疏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但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作階西階夫立於作西鄉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西室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階東面立與夫相對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者見子謂見適妻子就側室則此文是也云見妾子於內寢者則下文云妾將生子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是也鄭注云內寢適妻寢也大夫所以見適子於側室見庶子於適妻寢者辟人君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故云辟人君也知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者下文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作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既著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在路寢也又知人君見庶子在側室者下云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見於君檳者以其

子見是就側室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則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又是人君見子於外寢不在側室者但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熊氏皇氏俱為此說故今從焉

廷華樂記中見子之地只有外寢內寢側室特生子者居之其地甚褻且未必備堂階之制不當見子于於此此記有門有階有房其為路寢可知路寢即外寢蓋對內寢為外也注此誤以為側室䟽為解之謂妻將生子居側室至三月無妻出之文故知恒在側室不知文有詳畧據此

說禮不幾死於句下耶且據記云妾以子見於父是妻以子就外寢見其父則妻出之義已顯然矣尚可曲爲之說耶又註謂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者蓋卽由側室說而推之不知君禮固當辟如上大牢少牢已足別上下之分若必事事辟之則君名子大夫以下并不當名子矣有是理乎又況適貴於庶內寢亦尊於側室卽辟人君亦當見適子於內寢見妾子於側室寧有因辟君之故遂尊卑倒置如此耶至旣謂公見庶子在側室而以下公

庶子生節為正彼文曰朝服見君又曰以其子見則非君就側室可知卿大夫東房說朱詳士冠禮適子庶子說下記朱詳之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訂義註某妻姓若言姜氏也　祇敬也　欽敬也　帥

術也言教之敬使有術也執右手明授受之事
也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
告諸母若名成於尊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
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
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
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
入室也說祇敬及下注欽敬帥循皆釋詁文也此經所陳請御大夫以下故以名偏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紀宗則不吉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畢者畢者尚告則吉諸父可知此既族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桓六年子同生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彼謂諸侯也直云子同生不云世子者杜元凱云世子書始生言始生之時未立為世子也經云書名而藏之者謂

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四閭為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而三皆言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亂此一節

諭母以子見父父名子妻遂適寝之事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曰母某氏敢用時日祗見孺子祗敬也孺雅也謂恭敬奉見雅子夫對曰欽有帥者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妻既訖父遂執子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者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遂左還授師者妻對既訖遂左嚮廻還轉身西南面疑以子授子

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曰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謂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延華案此食即上大牢之屬

疑義註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入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既夫入已見子入室也者夫既見子見子既畢而入正室云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者經云如養禮是如養舅姑之禮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大夫以上則無文必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主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如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明

疏咳謂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

延華案妻本處內寢名子畢自應復已之寢復

夫寢何為鄭以為復夫寢蓋見下有夫入食如養禮之文誤認為食於夫寢故為此說蓋鄭以養禮如婦饋舅姑而婦饋舅姑即在舅姑之寢故以妻擬婦以夫擬舅姑因以寢為夫之寢也不知妻行饋禮本無義可說且記明云養禮婦饋雖亦孝養之事然究無養禮之名況妻亦不應比於婦耶竊謂食當與上食子之食同謂夫食其妻也養謂養若之禮養老之禮主於養氣體生子之後氣體方弱故就內寢以養老之禮食之上註所謂補虛強氣也養老賓禮夫婦行

之似亦理之所有者特存此以備參若疏引下如姑入室說以為婦饋之證不知昏禮婦始入室第有合卺禮饋禮在明日見舅姑及醴婦之後非始入室事也至以咳為承子之咳其說頗混集說本說文謂以咳為小兒笑聲謂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則以為父之笑容而非小兒之笑聲均未合也竊謂咳以口任聲之謂即莊子漁父篇所謂幸聞咳唾之音也蓋小兒無知口先作聲若以謦之如告神先作噫興聲也此說以近附存之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訂義註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

凡子生皆就側室疏凡子生皆就側室者崇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是卿大夫生子居側室此文人君見世子在路寢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是世婦抱子從外而入其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疏此一節明

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

疑義註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疏云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者案內司服注云后云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於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

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說在
路寢是與君同者朝服則是以禮見居合服展
衣此云次而緣衣者此謂見士又見若記用當
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異於尋常
以禮見君故不服展衣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為
之則少牢禮髲鬄是也鄭注云古者或剔賤者
刑者之髮為之其褘衣揄翟闕翟是服副者者
禐首為飾鄭注云若今步繇矣鞠衣展衣衣首服
編鄭云編列髲為
之若今之假紒矣

廷華集朝服當服上服夫人上服當翟服展衣
特鄭說非有所據也即如鄭說則三月見子正
所謂以禮見君當展衣乃又有為緣衣之說則
禮見與當御不又混而一之耶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訂義註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䟽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之禮禮帥初無辭者禮謂威儀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然夫人所生之子弟世子容可如世子見禮君與夫人俱西鄉

疑義註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䟽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為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為外寢也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者案前世子生也直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抑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

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皆世子亦然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既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適子謂大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無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

廷華案註以適子為世子弟是也若以妾子則為妾子則二説俱誤矣蓋下二節言妾將生子又言公庶子生若又以此經庶子為妾子不幾

於複耶況妾子自見內寢與此外寢不同則尤不得以此庶子爲妾子也𤨏謂適子庶子當以一人言謂適子中之庶子耳喪服期服章爲衆子註謂長子之弟及庶子又謂之庶子則適生之次子亦稱庶子也外寢即路寢燕寢之說未當孔又因上疏謂人君見妾子於側室此註又以妾子見於外寢一說相碍故爲連文之說謂其實庶子見於側室非貳𢜮而何至名子本末聞有告戒之辭蓋命名之中即寓告戒之意不必別有辭說注以辭爲欽有帥記有成之辭是

也孔又添出戒告之辭未免支離○可删問下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不及妾子又適子在家子之下則適子爲世子之弟庶子爲妾子明矣此適子庶子宜與彼同今以此適子庶子爲一人何也 曰此因記文斷之也彼文不及妾子故以庶子爲妾子此下別言妾子故斷爲一人蓋文同而義異耳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訂義註不以日月及國者終使易諱不以隱疾

若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不敢同名尊世子也
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凡知先世子生亦勿為改者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凡此一節論子名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訂義註內寢適妻寢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特妾餕夫婦之餘亦如

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
夫曰君既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
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
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
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人燕寢對夫人及
適妻之寢及側室等云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
者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
彼謂正妾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
特餕其餘今妾已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今生子
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云既
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者以前文大
夫之妻見子之後妻遂適寢未即進御後始云
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妾食乃後進御此
文云見子遂入即故謂云此大
夫士之妾也言其異正妻也
疏此一節論大
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君已食徹焉者
君謂夫也以妾賤故謂夫為君使之特餕者尋

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
餕也
疑義疏燕寢在外亦名外寢故前注云外寢君
燕寢是也案詳上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
之
訂義註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
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曾桓今
名子問於中繻也疏人君尊雖妾不抱子者以經云其母朝服見於君乃云

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是擯者抱子也故知妾不抱子引春秋閒名於中絲者證有司名之一邊同耳其實異也春秋所云謂世子也跳此一經明君庶子生處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案前註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也君所有賜君名之者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衆子則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

疑義跳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

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上業詳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訂義註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踠此一經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者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言與卿大夫士同也亦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其見父之

時父亦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一如上矣

九

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訂義註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疏所以無辭者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無所傳重故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故云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若庶孫父雖卒祖亦無辭也見疏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故鄭註云家統於尊所以無辭者若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辭今孫見於祖

而隔於父故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

訂義註劬勞力反報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

子三年出歸其家君以勞賜之食母選於傳御

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賤不敢使人也亂此一

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

有別陳氏集說曰見於公宮告辭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訂義註世子雖同世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疏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子庶子緩急之儀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者此謂天子諸侯之禮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故先見乃食也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者謂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必循其首者言見適子庶子之時必以手撫循其頭首示恩愛之情也朱子曰此別記異聞

或不待三月也下又承記大夫禮而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惟適子庶子為異耳廷華案已食未食稽旬而見時言疑義註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已食未食異者天子諸侯尊別疏引易說卦者證此經旬為均義案易卦以坤為均象地之均平今易之文或以均為旬者是均得為旬也皇氏云母之禮見子象地之生物均平故引易以為均若然案周禮均人職云上年公旬用三日鄭註亦引易坤為均豈是母見子之禮皇氏說非也知此經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

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是因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

廷華崇鄭因上大夫士之子已有三日見父之文故為此說但同時生子特偶有之事禮當言其常也況說卦均之為異亦或然之說與據朱子曰此說疑鄭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日耳是可以正註說之外又上云命士以上則冢子以下當就士大夫言而天子諸侯之禮亦可以此槩之耳註以冢子等專屬天子諸侯未合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訂義註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

繪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

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疏此鞶是小囊盛帨巾男用韋為之女用繪帛為之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繪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補鞶裂者號而未定故無與宗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說謂鞶囊裂帛為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也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宗攸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謂縏都之士垂此紳帶如似鞶囊之裂是以厲為裂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為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

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此隱二年經稱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又紀裂繻來逆女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屬裂通為一字今時屬裂字義與異大意是同故云字雖同異意實同言同為分裂之義也此是鄭康成之義若如服虔杜預則以鞶為大帶屬是大帶之垂者故服氏云鞶大帶杜云紳大帶屬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屬帶之垂者並與鄭異既

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時教之言語及鞶革鞶絲之事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訂義註方名東西不同席共食丞其別也教讓示以廉恥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先學勺後學象

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内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遜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方猶常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陽也疏此一節論男子教之從幼及長官至致事之事衣不帛襦袴者謂不以帛為襦袴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朝夕學幼儀者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

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舞勺者熊氏云一篇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可以衣裘帛者二十成人血氣强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也舞大夏者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者唯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始理

男事者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韓詩說三十受兵若國中則二十野則十五也孫友視志者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者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要謀孫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訂義註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謂容貌

也紃絛觀祭祀謂當及女時而知十五謂應年
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
笄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
問則得與夫敵禮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
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右陰也既組紃具為絛也紝為繪
帛故杜註左傳然謂繪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濶為組似絕者為紃下云十有五年而笄
此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經云納酒漿籩豆菹醢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
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之文色此六事言之也聘則為妻者妻齊也奔
則為妾者妾接也接見於君子也拜尚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女踊此一節
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

疑義註嫁謂言語婉之言婚也謂容貌也飯桌九鎮注云婦德貞順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此分婉為言語娩為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態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

廷華桑婉娩蓋大槩言其柔順未嘗不包言辭容貌在內若必強以婉為言娩為容則武斷矣婚字尤不可為訓婉䠱謂鄭欲備四德故分婉娩為二義非鑿而何